

永不停歇的馨香之祭：卫斯理约翰的祷告生活对今日信徒祈祷生活的启迪

引言：

卫斯理约翰的一生有许多的成就，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榜样 --- 他的讲道、他所著作的书和诗歌、他对十八世纪英国贫苦人们的爱心。诚如《如何祷告：卫斯理有关祷告最佳之路》的编者所言：在这一切不平凡成果背后是他委身于祷告。¹哈珀甚至提到他活着是为祷告，而且他也为祷告而活。卫斯理本身也称祷告为“亲近上帝最崇高的途径”²。虽然如此，对卫斯理祷告生活较有系统的研究却是寥寥无几。本文尝试从三方面了解卫斯理的祷告生活：首先、卫斯理约翰祈祷生活的启蒙；其次、卫斯理约翰出版的各种祷告文集；第三、卫斯理约翰有关祷告的教导和他个人祷告生活的特征；以及第四、卫斯理约翰祷告生活对当代信徒的启迪。³

1. 卫斯理约翰祈祷生活的启蒙

1.1. 家庭的影响：

卫斯理约翰的母亲苏撒那 (Susana Annesley) 每一天为孩子设立严格生活作息表，其中包括学习、工作和休息。她所教导的灵性操练，包括圣公会属灵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早午晚的祈祷。苏撒那对她的孩子们强调没有时间亲近上帝的危机，即或他们已成年，离家在外学习。英国的清教徒都看重基督徒成为好牧者、家长和信徒。苏撒那的父亲安纳斯理也深受其清教徒友人 Richard Baxter 不少著作的影响，在其家庭落实建立敬虔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因此不会惊讶苏撒那受清教徒家庭观的影响，极为看重抚养敬虔的下一代。苏撒那常花时间，在每天的读经以外，以清教徒 Richard Baxter 的著作作为教材，教导孩子们成长。⁴藉着她的生命和教导，她对儿女们一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有力。⁵纽顿在其著作中提及有关苏撒那和卫理宗复兴运动的清教徒传统曾作出这样的结论：

“...苏撒那持续与他的父亲保持团契，而她承传了清教徒的传统，成为了她按先贤之信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培育自己孩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安纳斯理的传统并没有在这些小卫斯理的生命中流失，至少在这个牧师楼中，如果你对其中一圣公会的成员加以刮划，你必然找到清教徒。”⁶

¹ *How To Pray: The Best of John Wesley on Prayer* (Uhrichsville, OH: Barbour Publishing, Inc., 2007), Back Cover.

² Telford, *Letters*, 4:90.

³ 本文所缺乏研究的是卫斯理在他一生中与许多人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所论及的祷告和祷告对这些个别“辅导”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和研究，以求了解在这些交流中带给他祷告生活的影响。

⁴ Kenneth Collins, *John Wesley, A Theological Journey*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3), 16. cf. John A. Newton, *Susana Wesley and the Puritan Tradition in Methodism* (Second Edition) (London: Epworth Press, 2002), 50, 52. 其中 Baxter 教导敬虔家庭的著作包括 *Reformed Pastor*, *Christian Directory*, *Poor Man's Family Book* 等。

⁵ John A. Newton, *op. cit.*, 127.

⁶ *Ibid*, 63.

苏撒那和撒母耳卫斯理从他们清教徒的背景，深切明白他们对上帝的爱必须藉着个人生活中坚持纪律加以表彰。这些严格有规律的灵修祈祷生活都表现在卫斯理一生产格的灵性生活中。他生活的细节都再再显明这样的纪律：金钱、生活作息表、直至祷告生活。卫斯理的外祖父安纳斯理按清教徒自省的传统，强调每一天都要退隐安静祷告自省。这对苏撒那有极大的影响，而这样的生活又极为明显的在卫斯理的生活中兑现。清教徒的敬虔操练集中在默想和自省，带来了内心的对话：一个心灵与自己 and 上帝的对话。这正是卫斯理每日不可少有的操练。⁷我们可以这么说：卫斯理约翰透过他的母亲，从这些清教徒深远的传统，建立他的整个作门徒的生活，尤其其他的灵修祷告生活。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发现他一生的每一天几乎都有规律在清晨四时或四时半起身祈祷。在每一天的活动中都渗透着祈祷。午间的歇息和下午茶后，卫斯理也常有另一段的灵修祈祷的时间。晚间睡眠前的祈祷也是他作息的规律之一。⁸他对祷告的教导和论述虽不及他教导救恩之道来得多和详尽，但他的日记却显示他多方不住的祷告。他的祷告生活远比他教导祷告来得更多，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实践祷告的基督徒！

1.2. 清教徒的影响：

如前所述，虽然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在爱沃普（Epworth）牧养的牧区是一个圣公宗高派的环境，但他自己的家庭事实上却是一个清教徒的家庭。⁹他的家族有深厚的清教徒根源。撒母耳卫斯理的祖父巴多罗买（Bartholomew Westley）和卫斯理约翰的外曾祖父怀德（John White）都曾经是英国清教徒圈子中的活跃分子。巴多罗买在 1662 年英国的统一法令（Act of Uniformity）之下被搁职，不得再讲道。巴多罗买之子 John Westley 也曾反对使用圣公会的公祷书，且认为自己是被主教按立，有更大的负担去训练平信徒过于臣服在英国国教的制度中。¹⁰虽然卫斯理约翰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与其先祖有不同的见解，接受了圣公会的按立，但我们可以推测他受清教徒影响至深。

撒母耳卫斯理在 1688 年与苏撒那结婚。如前所述，苏撒那的家庭亦受清教徒传统至深的影响。她的祖父 John White 是显赫的清教徒律师，在 1640 年参与了英国国会。他也参与了不少改革当年腐朽的牧职。苏撒那的父亲也是显赫反国教的清教徒。他原先接纳圣公会按立他为会吏，但最终于 1648 年在长老会之下按立长牧。1662 年因持守反国教立场而被搁职，他仍坚持在伦敦的小圣海伦（Little St. Helen）继续布道，而该处不久就成为反国教的中心。苏撒那的原生家庭依据清教徒的生活方式进行，其中极为强调有纪律的灵修操练和严谨的道德训练。苏撒那为她自己的孩子安排严格时间表和灵修时间成为了他们日后的生命动力。¹¹约翰卫斯理深受此纪律的属灵操练所影响，尤以其祈祷生活足见一番。

⁷ John A. Newton, *op. cit.*, 142.

⁸ 卫斯理约翰著，许必瑞译，《卫斯理约翰的日记》（简体版）（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资讯与出版部，2004）。

⁹ Robert C. Monk, *John Wesley, His Puritan Heritage* (London: Scarecrow Press, 1999), 12.

¹⁰ *Ibid*, 9 – 10.

¹¹ *Ibid*.

清教徒对祷告生活极为专注。当年不少的清教徒每一天平均用了三至四个小时在祷告中。¹² Arthur Bennett 曾在其著作中提及清教徒的灵性塑造特色在于祈祷和默想，虽然祷文有些时候可以写下来，然而他们却多认为开声的祷告是真实灵性的特征。¹³ 卫斯理从小在这种清教徒属灵环境中耳濡目染，对即兴祷告并不陌生。在 1727 年他接受父亲的邀请，到爱沃普 (Epworth) 和路特 (Wroot) 的牧区服事。当时他极其强调即兴开声祷告的操练。在他一生的服事中，他并没有想要信徒丢弃《公祷书》优美的祷文。卫斯理渴望每一个心灵都能在毫无拦阻中自由敬拜。卫斯理的心意看来是要结合这两者，这可以在他为美洲信徒的主日礼拜礼仪一瞥，但最终在美洲的卫理宗教会的礼拜中几乎都以清教徒的自由即兴的祷告方式为主轴。¹⁴

1.3. 莫拉维主义的影响：

卫斯理的属灵生命也受到莫拉维主义的塑造。在他前往美洲乔治亚的旅途中，卫斯理深受莫拉维派的敬虔所吸引。他也在旅途中观察他们的敬虔表现，尤其是他们面对生命困境和前景黯淡的时刻，他们仍旧有安稳的确据和不动摇的信心。莫拉维主义的其中一个领袖彼得伯乐 (Peter Bohler) 对他的影响尤其显著。卫氏在 1738 年前后不断对自己救恩确认有所挣扎。伯乐挑战他要宣讲信心直到自己拥有信心。卫斯理在 1738 年爱德门街的更新经历后，对自己的信仰确信不疑，并且一生宣告此真理。他由此对祷告有新的经历，坚信藉着信心所祷告的必然成就。这也成为他一生持续祷告和传扬信心的福音。¹⁵

另一位影响卫斯理祷告生活的莫拉维派人士是罗威廉 (William Law)。他的著作极其影响卫斯理早年的事奉。他对祷告的教导和属灵的操练深深激励卫斯理切切的寻求上帝。罗威廉的《严谨呼召活出敬虔和圣洁生命》(A Serious Call to Devout and Holy Living) 涵盖许多祷告的教导，其中极为影响卫斯理为自己制定的每日祷告时间表。他把每天的时间以三小时界定为一段落，而每一个段落则以一祷告主题为祷告的焦点，如清晨六时的祷告焦点为感恩和献上己身；九点钟则以谦卑为祷告的主题，而正午十二时，祷告的主题更换成为上帝普世的爱和代祷等。卫斯理的日记中很明显的看见这样的规律，尤其是在他事奉的初年，介于 1730 年代。¹⁶ 虽然罗威廉的影响似乎是短暂，但他在卫氏的属灵生命和对祷告的理解留下深远的影响。罗威廉认为不论是私下或公

¹² Robert W. Brockway, *A Wonderful Work of God: Puritanism and the Great Awakening*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3), 193.

¹³ John Robert Williams III, *John Wesley's Doctrine of Prayer*, Unpublished 2007 M. Th. Thesis of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Portland, Oregon: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 2014), 11. cf. Arthur Bennett, ed., *The Valley of Vision: A Collection of Puritan Prayers and Devotions*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02), Back Cover.

¹⁴ John Drury, "John Wesley and the Shaping of Liturgical Time", <http://www.drurywriting.com/john/Wesley%20and%20Time.htm> (Accessed 8/4/2014) also, John Bishop, *Methodist Worship in Relation to Free Church Worship* (Scholars Studies Press, 1975), 73.

¹⁵ Edward Langton, *History of the Moravian Churc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6) as cited by J. Robert Williams III, *op. cit.*, 19.

¹⁶ 虽然卫斯理约翰在 1756 年写了一些反对罗威廉在其著作 *The Spirit of Prayer* 和 *The Spirit of Love* 所发展某种的神秘主义。他认为这些神秘主义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除了这一次的纠结，卫斯理与罗威廉仍旧保持良好的友谊。卫斯理还是常常在书信中提及他对罗威廉的仰慕。（参 J.H. Overton, *William Law* (London, Longmans, Greene, and Co., 1881), 382 as cited by J. Robert Williams III, *op. cit.*, 23）。

众的祷告，都是委身的时刻。委身及时将生命献给或委托给神，并且人不再按自己或世界的意思活，而是按神的心意活。在一切的事上以神为考量和在神的名下服事他，让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成为敬虔的生命。¹⁷ 他也强调人心若真实渴望认识神，这人就会在上帝的灵感感动之下开始祷告，而在上帝催逼感动之外，祷告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真实祷告的气息都是上帝感召人心绪的气息，去操练更美好的祷告。¹⁸ 卫斯理在其《基督徒完全的简易论述》也互应这样的祷告说法：

上帝命令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是基于我们必须要有他的恩典来维系在我们心中上帝所给予的生命，因为没有一刻我们可以无需借助这个恩典，正如身体无法没有空气一般。

但我们除了他的爱以外，没有让任何其他的东西成为我们爱的目标；我们或是思考、或是宣讲上帝，或是我们行动，又或者我们为他受苦，这都是祷告了。

当基督徒在简朴中按上帝的命令而行，没有以自己的选择去加添或减少他的心意，那么基督徒所行的，或吃或睡觉，都成为了祷告。

虽然我们的思维用来了解外在的事情，祷告却可以持续成为心中的渴望。

当我们的的心灵被爱所充满，我们讨神喜悦的心意已成为不间断的祈祷。

上帝要求他的成年孩子真实洁净他们的心，让他们不断献上从完全的爱而涌出的渴望和许愿。基于这些渴望是源至于真实爱的果子，它们都是最能涌现的完美祷告。

¹⁹

1.4. 圣公宗的影响：

约翰卫斯理虽然在家庭接受“清教徒”式的家庭和灵性塑造，但他跟随父亲服事的踪迹，寻求按立成为圣公会的牧师。同时，他的灵性生活也离不开圣公会的影响，尤其是圣公宗的《公祷书》。卫斯理甚至把《公祷书》放在仅次于圣经的启示地位。他曾如此说：“我深信在世间没有其他的礼仪、在古代或现今的言语，能比英国圣公会的《公祷书》吸纳更多巩固、符合圣经和理性的敬虔。”²⁰ 故此，他依循圣公会的《公祷书》加以修订了一个提供崇拜和祈祷的“公祷书”---《给予北美卫理宗信徒的主日崇拜》。

除此之外，圣公宗几位主要神学家也带给他的灵修和祈祷生命有极大的影响。1725年春天，二十二岁的卫斯理约翰阅读泰勒（Jeremy Taylor）的著作《圣洁生活的艺术》（*Art of Holy Living*）时就决意要开始编写祷文。当时他的祷文都甚冗长，模仿诗篇、《公祷书》、泰勒和奥斯丁（John Austin）等的写作方式。泰勒对祷告的了解可以简述如下：

¹⁷ John Robert Williams III, *op. cit.*, 17.

¹⁸ Martin Israel and Neil Broadbent, *The Devout Life: William Law's Understanding of Divine Love*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105.

¹⁹ <http://gbgm-umc.org/umw/wesley/prayer.stm> (accessed 5/4/2014) From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as believed and taught by the Reverend Mr. John Wesley, from the year 1725, to the year 1777.*

²⁰ Frank Baker, *John Wesley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Epworth Press, 1970), 234.

在这个世界上，有关我们属灵危险和不愿意踏入信仰的争论中，最大的莫过于有关人们祷告的畏缩。这可说是许多人常有的，或说所有的人有时也面对的---对祷告的长度深感疲乏、在祷告完毕时如释重负、常巧妙的找借口和拦阻祷告的机会：但这事实上别无所是，乃是渴望上帝在我们所需的，将最伟大和最美好的，以及能让我们快乐的给予我们---这是一个极其容易，满有尊荣[原文如此 sic]，以及能达到极大的目的地。在一切信仰和上帝供应的例子中（除了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事件上），上帝并没有给予我们其他更大的论证，要我们知道他极其愿意救赎我们，和我们是如何不愿意接纳这个救恩、他的美善和我们毫无感恩之心、他无限的屈尊俯就和我们的粗心愚昧；而是奖励我们一个能带来极大祝福轻省的任务。²¹

从泰勒的著作中，卫斯理发掘祷告的动力架构。泰勒提出到底是什么关挑旺个人去祷告？他提及祷告的命令源于上帝和圣子直接的吩咐；它是一个恩典的行动，而且能与神说话的确是至上的荣幸。上帝也应允垂听他儿女的祈祷，而且祷告带来改变生命、城市、甚至国家的力量。²² 卫斯理本身极为严谨的祷告生活，加上泰勒所诠释的十六个祷告的规则，带给他的祷告生活更有魄力。泰勒的祷告模式和规则一般显得刻板和拘谨，就如圣公宗的《公祷书》一般。卫斯理事实上常朗读、抄写、模仿、和采纳这些古典祷文，尤其用在他于牛津做学生时一个有系统性的灵修生活中。²³

卫斯理约翰在这些年间，从本科生直至成为林肯学院的院士，他所写作的祷文也是作为他对上帝的一种敬拜。1729 年秋季他从路特（Wroot）的牧养退下，回到牛津重执教鞭，才开始为他的学生编写祷文。²⁴

小结：

卫斯理祷告的启蒙旅程是多元丰富的，但更重要的是透过有纪律的生活，他不间断的孕育，且操练出一个深厚影响当代和后世的祷告生活。不同的启蒙动力如同毛线一般的，经过长年累月的操练，编制成为一个发出光彩的祷告彩毯。

2. 卫斯理约翰出版的各种祷告文集

2.1. 《北美卫理宗主日崇拜礼仪》 The Sunday Service of the Methodist in North America

这是卫斯理为北美卫理宗信徒所著作的礼仪，是卫氏最重要和最大的创作之一。卫斯理一生对圣公宗有笃厚的感情，而在他的一生中，他并没有把循道卫理复兴运动看为是一个独特的信仰，而是对圣公宗的一个改进。他一生至死忠心圣公宗的信仰和习俗。事实上，循道卫理复兴的运动可谓卫斯理眼中圣公宗最佳美的一切。卫斯理重新编修圣公宗的《公祷书》的做法一方面是因为北美信徒需要的催逼，另一方是北美信徒表达他们对英国国家的部分忠心，也同时是给予美洲信徒独立自主建立卫理宗教

²¹ Jeremy Taylor, *The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Philadelphia: J. W. Bradley, 1859), 290 – 91, as cited by John William Robert III, *op. cit.*, 15.

²² John William Robert III, *op. cit.*, 15.

²³ Paul F. Douglass, *Wesleys at Oxford* (Bryn Mawr, PA: Brn Mawr, 1953), 46 as cited by John William Robert III, *op. cit.*, 16.

²⁴ *Ibid*, 14.

会的某种“告示”。事实上，我们可以揣测卫斯理不断尝试革新圣公宗的教会，而这也可算是他理想中教会生活的祈祷敬拜其中一个具体的表达。

2.2. 1733年的《一个各种形式祷告文集》1733 A Collection of Forms of Prayer

这个祷告文集是为了当年在牛津基督学院的学生使用。在接着下来的廿二年，这个祷文集共有九次的再版，可见其祷文极为符合当时学生的属灵需要。Frederick C. Gill认为这些祷文“是活泼的，而且是常让不少的年轻人朗朗上口的祷文。”²⁵当卫斯理决定出版他认定的祷告文集，他也涵盖了这些当年在牛津所执笔的祷文。这些祷文在这些长远的年日都伴随着他，没有丝毫的过时。如前所述，早在1729年卫斯理约翰重执教鞭，他就开始编辑祷文，尤其是为了提供在牛津的圣社一群他与弟弟查尔斯定时聚会的弟兄们使用。²⁶整体而言，他所出版的祷文在当年可谓大众化。按卫斯理的序言，他清楚说明他的方式就是要在每一周使用这些祷文时，可以落实基督徒祈祷的责任和教义全面的学习。卫斯理在每一天的祷文中都一个主题为焦点，同时还设定自省的问题，帮助信徒从反省和祷告中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这些主题包括：爱上帝 Love of God（主日）、爱邻舍 Love of Neighbours（星期一）、谦卑 Humility（星期二）、治死老我 Mortification（星期三）、顺服和温柔 Resignation and Meekness（星期四）、治死老我 Mortification（星期五）、感恩（星期六）。²⁷

2.3. 《家庭祷告文集》A Collection of Prayers for Families

卫斯理将这个文集连同他的《著作文集》(Collected Works)一起出版。其中也是以每周性的方式来写作，但却没有提供主题性的默想问题。Frederick Gill认为这个作品显示卫斯理到了中年后还是持守这种灵修的秩序和方法，并且也把自认在牛津时极为有效的祷告习惯，在卫理宗的家庭中加以推广。²⁸

2.4. 《孩童的祷告文集》Prayers for Children

卫斯理也关心孩童们的祷告生活，因此为他们写作了类似以上两组的祷文。每一天有早晚祷文各一篇。与家庭祷告文集一样，这些祷文也没有提供默想性的自省问题。透过这个祷告文集的序言，我们可以一瞥卫斯理是如何积极看待孩童的灵性。他特别鼓励孩子们每天都不要忽略“屈膝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献上”。²⁹他也提醒孩子们祷告的心态，就是不要藐视上帝：用嘴唇亲近上帝，心却远离他；上帝透视人心，故此，不但要用口说出，还要用心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更应当弃绝罪恶，决心做上帝指示当行的。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上帝赐福，上帝必垂听，必为祷告的人动工，远超过所求所想。³⁰

²⁵ Frederick C. Gill 著，邱和平译，主啊，请听 (John Wesley's Prayer) (砂劳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劳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2012), 3.

²⁶ Paul F. Douglass, *Wesleys at Oxford* (Bryn Mawr, PA: Bryn Mawr Press, 1953), 45 & 46 as cited by John Williams III, *op. cit.*, 14 – 15. 以及 Frederick C. Gill 著，同前。

²⁷ Jackson, *Works*, Vol. 11: 203 – 237.

²⁸ Frederick C. Gill 著, *op. cit.*, 5.

²⁹ *Ibid*, 259.

³⁰ Jackson, *Works* 11:259.

窥看卫斯理的一生，这些祷文不只是他个人对祷告生活的一种理想，但更实在的说，这只不过是他在上帝面前日以继夜所献上永不停歇的馨香之祭！

3. 卫斯理约翰对祷告的教导和他个人的祷告生活特征

3.1. 卫斯理约翰对祷告的教导:

卫斯理约翰的生命可说是浸淫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一瞥他的祷告生活。他每一天都过极为有规律和定时祷告的生活。虽然如此，在他一生所写大约有一百五十一章讲章中，其中提及祷告的不多，只有遍布在其中约二十几篇的字里行间。除此之外，他也在与他人信件来往中鼓励和提醒有关祷告的重要性。除了他对主祷文的诠释有较长有关祷告论述，其余有关祷告的教导绝大多零星散布在他的讲章和书信中。基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选择从他的讲章字里行间直接或间接与祷告有关的论述，去揣摩他对祷告的教导的理解。

3.1.1. 祷告的本质和目标:

卫斯理约翰坚信祷告是善工，是成圣生命必须操练的。他把公祷、家庭祷告、闭门祷告都看为是敬虔之工。³¹ 在信徒的生活中，无论是自己或他人的需要或渴望，都可以按着圣经的应许祷告（太 7: 1-12）。坚持祷告：祈求、寻找和叩门；如此怜悯、圣洁和天上的门必为每一个人打开。³² 虽然上帝在一般的情况中都是按一般的定律行事，卫斯理认为上帝从来没有否定超越这些的可能性。因此，他坦言指出圣经的教导显明上帝倾听且回应祷告。卫斯理坦言宣告：“确实而言，每一个上帝的答案都是神迹。因为若是自然按其律而行，若事情按自然的轨迹而行，那就不是答案了。”³³

卫斯理也看祷告是上帝施恩的工具（途径）。他坚定认定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同时也愿意施恩于他的受造物。上帝制定祷告成为途径，愿意施恩与人所需的恩典；尤其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是上帝恩典主要所结之果（参阅，太 7:7；路 11:9；雅 1:5）。故此，信徒或非信徒都没有被限制或约束不可祷告，对非信徒而言更是如此。在人还未能觉察回应之前，上帝藉着他预设的恩典，已经启动了人-神之间的交流，先向人敞开。³⁴ 卫斯理引证了新约使徒行传十章 31 节上帝垂听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多年祷告和

³¹ Sermon 43 “The Scripture Way of Salvation,” *Bicentennial Works*, II: 153ff.

³² Sermon 30:18, Kenneth Cain Kinghorn, *op. cit.*, 252 - 253

³³ Sermon 67.22 “On Divine Providence,” *Bicentennial Works*, II: 546.

³⁴ A. Wendell Bowes, “Following The Example Using The Psalms For Spiritual Formation,” Diane Leclerc & Mark A. Maddix, eds., *Spiritual Formation: A Wesleyan Paradigm*, (Kansas City, MO: Beacon Hill Press, 2011), 43.

善行蒙神悦纳的事件，教导那些对上帝的应许有所疑惑的人。³⁵ 卫斯理更是相信上帝的爱将自然的引导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他交谈的一切机会，在私下或公共的场合能与上帝说话。³⁶

依据耶稣在主祷文的教导，卫斯理也在其登山宝训第六讲中更多的提及祷告的本质和目标。卫斯理认为这个祷告涵盖我们需要祷告和必须要祷告的一切。他认为假冒为善或者不诚心的祷告是首要远避的。因为祷告乃是将心向上帝来献上：若口是心非，就是虚情假意的祈祷。

其次、卫斯理认为祷告若是源自欲得个人利益或是他人的赞许，祷告的人就休想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按他所言：“除非我们的工（编按‘工’乃敬虔之工）是要促进上帝的荣耀和造福众人，否则都是上帝所厌恶的，.....是上帝所不悦的。”

第三、卫斯理按主耶稣在福音书的教导，要人的祷告时尽量在个别隐私的时空中进行。即或不能，也不可忽视祷告生活。

第四、祷告的意义不在于祷告的长短。在暗中的祷告也不要使用众多没有意义的字眼，使祷告变为空洞无益。卫斯理特别提及耶稣并非反对重复的祷告。他认为耶稣自己本身也重复祈祷三次，也使用同样的字眼。他所反对的乃是空洞的重复，如异教中重复诵念神明之名。因此祷告并非向神报告，好像上帝对我们的需要一无所知。祷告实在是先对自己澄清自己的需要，并且深深将之定位心中。在祷告中，我们体认自己需要不间断的单单依靠他；只有他能满足我们一切所需。

第五、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启动上帝；因为他甚愿意给予，这远比我们祈求的意愿来得更强。我们的祷告乃是激励自己，以致我们更愿意和更乐意去接受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之物。³⁷

卫斯理在 1733 年出版的第一本祷告文集中指出祷告最终能产生果效，能“攀爬天梯”，被恩典塑造，最终进入荣耀。这乃是给予他自己和那些想要透过属灵的纪律，使自己在品格和事奉有所长进，长成基督的形象。其中每周早晚祷告的循环形式乃是要培养六个他认为信徒成长成为门徒不可或缺的：爱上帝、爱邻舍、谦卑、致死老我、顺服和感恩。他在引言中也提及舍己是最基本需要与祷告结合的生命操练。这是基督的教导（可 8:34；林前 6:20 等），也是教会的指示，更是基督徒的本分。卫斯理用五个重点说明舍己的重要性和落实：（1）舍己首要的信念就是自己不再作自己生命的主人，而是要按神的旨意作为我们行动的原则。（2）舍己带来与神亲密的关系，因为认定和经历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在意志上决意要向神而活。（3）信徒需要天天藉着意志的选择，或是舍弃自我，抑或否定自己的信仰。（4）藉着不间断舍己的操练，不久就会经历自我的死去，向世界和世界的事情亦然。（5）活在基督里面，

³⁵ June 25, 1740, *Works: Journal And Diaries II (1738 – 1743)*, Vol. 19, 157 – 158. 另参, Philip S. Watson, *The Message of the Wesleys: A reader of instruction and devotion* (London: Epworth Press, 1965), 160 – 161.

³⁶ Sermon 84 III.4 “The Important Question,” *Bicentennial Works*, III: 190, Sermon 86.II.2.(1).i.) “A Call to Backsliders,” *Bicentennial Works*, III:217.

³⁷ Sermon 26 : III.2 - 5, Kenneth Cain Kinghorn, *John Wesley O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Standard Sermons in Modern English*, Vol. II, 21 – 33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2), 156.

全人寻求完成上帝的心意，恩典在其心灵完成一切美善之工，预备进入上帝的荣耀中。

38

纵观卫斯理这几方面的教导，其祷告神学可略归纳有以下：其一、祷告乃源于上帝的恩典，是恩典的途径。透过此恩具，人得着恩典，被恩典塑造，成圣进入荣耀。第二、祷告乃人神之间心灵的沟通。这个基础决定了人进入这个沟通的态度和目标。忠诚和舍己是不可或缺的心志和态度。其三、祷告乃人表明自己的需要，与生命丰盛的供应者联系，坚信这位至圣者的供应和爱。上帝乐于将他恩典厚赐那求告他的人，而他的答案都是神迹！

3.1.2. 祷告的模式与内容：

卫斯也提及主祷文是主耶稣给予祷告一个神圣的模式：一、它涵盖我们一切合理单纯的祷告。卫斯理说：“我们无需向上帝祈求什么，而且没有任何我们可以求告他的（不冒犯他的），直接或间接没有包含在这个完善的耶稣祷文中。”二、这个祷文包含了我们一切真正的需要。这个祷文道出了什么能荣耀上帝和什么是在天上地下所有人的需要或对他们有益的。三、主祷文也包括了我们对上帝和其他人所当负有的义务之简介。他将主祷文分为三个主要的段落：前言、求告，和荣耀颂（或结论）。前言把上帝的本质阐明无疑，其中包括了宣告上帝是创造主、保存者（包括藉着基督救赎我们）、也是我们全人类的父和治理者。这成为了我们祷告的根基。没有这样的确认，我们的祷告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祷文也涵盖六个求告，而前三个都是为全人类来祈求。前三项求告皆指向全人类需要认识和敬畏上帝（‘尊主的名为圣’）；同时，神的统管要藉着对福音的信从和悔改临到全人类，而人将充满公义、和平和喜乐（‘愿你的国降临’）；世人将持续和完全的遵行上帝的旨意，诚如在天上众天使所行的一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另外三个祈求较个人化的。其中为自己身体或灵性所需向神求告（‘日用的饮食...’）；为自己能领受上帝宽恕和爱，同时也当绝对全然从心中宽恕他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自己因上帝的大能而在面对试探诱惑时不陷入其中，而是能够脱离，不容恶者沾染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最后的荣耀颂表达了祈祷得着的感恩和宣认上帝的属性和作为。（‘因为国度、权柄、荣耀...’）³⁹

除了对主祷文的模式给予诠释外，卫斯理一生的著作记录中另外一次提及祷告的模式是在他 1733 年出版的第一本祷告集的序言中提及他设计的祷文涵盖了几个重点：舍弃（Deprecation）、祈求（petition）、感谢（Thanksgiving）和代祷（Intercession）。其中也有不少祷文以悔改和谦卑为主轴。

卫斯理对主祷文的诠释，可以说是他对祷告神学的基础。他对主祷文的了解显示祷告的内容是生动活泼的。祷告应该是基于对全能创造主的确信为基础。这个基础将使我们的祷告具备信心。同时，为众人和自己祈求也是合宜的。这样的诠释使人明白上帝是人类的创造主宰，也是供应者。人的需要都在他那里可以寻见。祷告本于上帝，

³⁸ Frederick C. Gill 著，邱和平译《主啊，请听》（John Wesley's Prayers）（马来西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2012），10-12.

³⁹ Frederick C. Gill 著，*op. cit.*, 156-157.

最终还是要归于上帝。在颂赞中卫斯理将祷告者重新指向祷告的基础 --- 永恒满有无限大爱和能力的上帝。

3.1.3. 祷告的形式与拦阻：

卫斯理约翰在他有生的年日所传讲的信息中，《大公精神》（*Catholic Spirit*）这篇讲章对塑造教会的合一精神有积极的贡献。他在其中也谈及个人和各宗派在教会的制度和礼仪都有各自的偏好。事实虽如此，他认定教会和个人都可以坚守这些“小事”⁴⁰。对他而言，在广大的会众中，以祷文来祈祷是极为美好的。但是他也没有反对他人以即兴方式祷告。

在卫斯理祷告生活的核心要算是私祷。他深信透过私祷，在静默中可以领受上帝的赐福。在他有生的年日，超过五十多年的每个早晨，他都是在清晨四时至五时之间起床祷告。而且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尽一切所能与其他的信徒一同祈祷——公祷。⁴¹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总是抓住机会，聚集几个朋友或者是旅行者一同在早餐前后的时间祷告。当然，他也常常到教堂按圣公会的《公祷书》祷告。哈珀认为这不只是尽宗教义务，它是卫斯理坚信祷告是恩典途径的信念。同时，他也认为公祷带来的亮光、经历和祝福是私祷所无法提供的。晚间的祷告不只给予一天有结束的时刻，它更是卫斯理回顾、悔改和立志更讨神喜悦的时刻。在临睡之前，他也仿效历代许多圣徒，将自己的心灵交托上帝。他认为依此祷告，促使他一生都能在每一晚安稳入眠。⁴²

卫斯理让祷告布满他的每一天。他训练自己的思想在每一个小时都祷告，同时也测量自己的敬虔的程度。⁴³ 他的日记充满了这样祷告的记录。他特别使用 p 字母来表达他的私祷。这些祷告一般都是非常简短，一个句子的即兴祷告。这就是卫斯理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上帝面前的方式。这是他平日的祷告生活，而他并没有在每一个小时的祈祷时间退隐。他在内心中不断操练这样祈祷，一方面专注于当下的情况，同时在内心中又能敬虔的向上帝祷告，诚如保罗所教导的“不住祷告”（帖前 5:17）。

卫斯理亦教导禁食对祷告有所帮助，尤其是当我们分别一大段时间进行私祷。祷告和禁食主要是那些寻求上帝确定和增添品格的一个途径。藉着禁食祷告，我们的爱心将会更加成长。卫斯理更是认为：“...我们恳切的心、真诚、分辨的能力、良知的敏感、向世界[心]是死的，都因此成长。也因此，我们在爱上帝的，并且在一切圣洁和属天的性情也都要成长。”在禁食中迫切的祷告，倾心吐意在上帝面前，认罪并谦卑在他全能的手下，把自己一切所需，一切的罪咎和无助都向他敞开。卫氏坚持祷告也当为全民

⁴⁰ 卫斯理在其讲章中说在爱神爱人的大原则之下，应该把这些小事放在一边。Sermon 39: II.2 “The Catholic Spirit,” *Bicentennial Works*, II:

⁴¹ Jackson, *Works* 5:192 and *Bicentennial Works* 1:386. Sermon: “The Means of Grace.” also, Steve Harper, *Devotional Life in the Wesleyan Tradition: A Workbook* (Nashville, TN: Upper Room Books, 1995), 46.

⁴² Steve Harper, *op. cit.*, 46 – 48.

⁴³ 这是他从泰勒和罗威廉的著作所影响。这些属灵的操练有些最终带来极大的困扰，卫斯理还以拈阄欲查验其可行性。可参阅 Richard P. Heitzenrater, *Wesley and 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95), 52 – 53.

的过犯和自己城镇的情况献上祷告。另外，卫斯理按照旧约圣经的了解，强调祷告和善行并须结合。它将带来复兴。⁴⁴

在卫氏的讲章《更佳美之道》（*The More Excellent Way*）中，他认为当时一般信徒在祷告的形式上千篇一律，二三十年不改，而且很可能都是他们八或十岁年幼所学习的祷告！他的劝勉是信徒应当活泼的祷告；让自己的祷告按着内心和外在的实况：或经历试炼、或遭遇试探诱惑、又或许在神里面欢喜快乐，一一给予回应。这将使我们脱离贫乏枯燥的祷告方式。卫斯理更是劝勉祈祷不应该单单局限在生活所需的催逼下进行。基督徒更要多走更远的路，要把公义加上敬虔，要将心里的祷告与手中的工作联合起来，最终是要荣耀上帝，去遵行他的旨意行。

如前所述，卫斯理提及舍己时已经论及祷告生活的拦阻（参 4.1.2）。在他另一篇登山宝训第十讲中更坚决的宣告忽略祷告是圣洁生活的极大拦阻，甚至是“疏忽的罪”（*sin of omission*）⁴⁵。这肯定使上帝在人心灵中形成的新生命不能成长；除非人使用一切的机会与上帝沟通，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人若是为了业务、友情或爱好而被拦阻不操练这心灵秘密的运动，或是轻忽草率、冲冲进行，生命必然腐朽。若长时间的中断操练，属灵生命必然枯萎死去。⁴⁶ 在《舍己》（*Self-denial*）的讲章中，卫斯理也提及那些没有向完全前进的信徒，就不会渴慕成义，也不会渴望有整全的形象，或全然享受神。因此，他们的生命昏暗、徘徊在生死之间。这样的信徒并没有勤于做成得救的工夫（腓 2:12）。按卫斯理的话：“[...] 他不愿意继续祷告，因为生命在干旱中极为痛苦和忧伤。他不再争取任何的机会继续的倾听，因为沉睡是甜蜜的；又或许它是冰冷的、或者漆黑无光、又或许是凄风苦雨。...因此他的信心不能完全，他也无法在恩典中成长；意即他不‘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⁴⁷

卫斯理在另一篇讲章《爱惜光阴》（*On Redeeming The Time*）提及另外一个祷告的拦阻：渴睡。他不赞同许多当代敬虔人士的建议，统一所有人睡眠的时间，如：泰勒（*Bishop Taylor*）认为三个小时就已经足够，而巴斯特（*Baxter*）则认为四个小时。卫斯理约翰认为睡眠因人而异，但基本上只要有充分的六个小时，就会足够。那些放纵自己在不需要的睡眠中的人，就会使自己无法对任何事情有胃口，而只是一味满足一个无所事事和懒散的思维，就如睡觉的状态。卫斯理挑战人们要胜过无需要的睡觉，花时间在祷告中。这样的舍弃是敬虔的生命和灵魂；若无法清早起来祷告的人（除了生病之外），我们实难想象他们仍旧背起十字架，且跟随基督。⁴⁸

卫斯理约翰在写信给 *John Trembath* 时提及，每日祈祷是生活不可或缺的。这样成年累月的操练给予属灵生命时间和途径得以成长。卫斯理认为那些不愿意祈祷的人是在属灵生命中挨饿，而且也成为不健全的基督徒。⁴⁹ 卫斯理在他的一生中传扬基督的福音时不断的强调人罪病的生命需要被伟大的心灵医师所医治；藉着基督的救赎

⁴⁴ Sermon 27:II.6, Kenneth Cain Kinghorn, *op. cit.*, 182.

⁴⁵ Sermon 30, 1:18 “Upon our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 X,” *Bicentennial Works*, I: 659; Sermon 46 II.4 “The Wilderness State,” *Bicentennial Works*, II:209.

⁴⁶ 同上。

⁴⁷ Sermon 48 II.6 “Self-denial,” *Bicentennial Works*, II: 247.

⁴⁸ Sermon 94, III, “On Family Religion,” *Bicentennial Works*, III:338ff.

⁴⁹ Reuben P. Job, *A Wesleyan Spiritual Reader*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98), 13.

与上帝和好。⁵⁰ 换言之，若没有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摇晃不稳和混乱。

4. 卫斯理的祷告生活对当代卫理宗信徒的启发

诚如卫斯理本身所了解的，祷告是维系和丰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首要的途径。缺乏了祷告带来生命的枯萎。⁵¹ 生活在忙碌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无法复制卫斯理的祷告，更无法对他过去在祷告生活中所实行的一一“依样画葫芦”。但他的信念、形式还是有许多启发和丰富我们祷告生活之处。

当代的属灵大师浮士德曾感叹：“肤浅是这个时代的咒诅。及时给予满足的教义是属灵的祸患。今日世界需要的并非更多知识分子或才华洋溢的人，而是有深度的人。”我们不会惊讶这样的描述正是普遍信徒的挑战。我们可归纳以下几点加以论述：

(1) 忙碌缺纪律的挑战：忙碌是现代人生活的实况。许多人为自己每天的行程周详的计划，为要从中取得成果，生活以生产量为主导。从这样消费的角度去衡量时间和成果，就会促使许多人在生活的议程中把祷告的操练和生活给放弃了。许多人在紧迫的生活和习惯性的自我操控中缺乏读经或无法经历祷告生活的动力；再加上无法纪律自己而选择放弃祷告的操练。卫斯理一生在忙碌中不断操练克己，叫自己身体力行，操练祷告的生活。这样属灵操练的要求常被现代分秒必争、紧凑生活的人们看为是某种“浪费”和“奢侈”；同时，祷告生活的“纪律”被看为是极为严格的“要求”，促使不少信徒再再怯步。

对卫斯理而言，突破忙碌和实践有纪律的祷告生活始于顺服。卫斯理倡导有纪律和恒常进行公祷和私祷是圣经的要求：要将心举向上帝，去操练自己的圣洁生活。⁵² 按卫斯理的说法，就是要从舍己作为开始。在他 1733 年所编写的祷文前言中提及舍己带来的生命动力（参阅本文 3.1.1.）。而且在 1733 的祷文中，他刻意安排一周两次（星期三和星期五）的祷告主题为致死老我（*Mortification*）。这些主题再再提醒我们若不致死老我，若不顺服上帝，灵性的塑造成为一种按着个人意愿而行的活动，不久，就会失去热诚和动力。当我们越发顺服上帝的心意而活，我们操练祷告时的拦阻就会变得没有辖制的能力。就如卫斯理所论及睡眠问题，也因为舍己和顺服上帝而能作出新的安排和调整，使祷告生活更有规律。卫斯理一生早起的习性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么做，最重要的是他关心自己心灵的需要，原则不是在哪一个时刻起床祷告，而是把一天第一个思想集中在上帝那里。⁵³

许多基督徒会认为上帝呼召我们去过舍己和致死老我的生活好像是一个苦行沉闷的召唤。事实不然。主耶稣曾经警戒我们凡要“得到”（太 10: 39）或“保存”（路 17: 33）自己生命的，我们先决的条件是要为他来舍弃。这个信息是有活力、丰盛、有深度、有喜乐和有能力的。卫斯理对祷告生活需要的“舍己”和“致死老我”

⁵⁰ Sermon 44: Original Sin, Vol. 6: 64, Journal, Vol. 1: 168.

⁵¹ Jackson, Works 6:81 and Bicentennial, Works 2: 209. Sermon: “The Wilderness State.” op. cit.

⁵² Karen B. Westerfield Tucker, *American Methodist Wo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⁵³ Steve Harper, *Devotional Life in the Wesleyan Tradition*, op. cit., 46.

的强调再次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上帝的恩典。上帝藉着基督救赎的恩典给予我们新生命和新我以致我们可以给予这生命和新我。我们需要不断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破碎和黑暗中的重建（倒空），才能不断被上帝的大爱充满，以致能将这新我给予。圣洁的生活要求我们效法基督倒空自己，不断被上帝的爱所填满，以致能够去爱神爱人。这个“倒空”和“充满”只能在圣灵的作为中才成。在上帝成圣恩典的催逼下，当基督徒迈开向上帝倾诉的第一步，这回应就开启“舍己”---“倒空”和“充满”绝对可能的旅程！⁵⁴

（2）贫乏祷告生活：诚如卫斯理在《更佳美之道》的讲章提及祷告生活需要变为活泼，就非要按实况与神相交不可。有生命的祷告不可能是一个礼仪条规。不管人生的境遇如何，或经试炼、或遭试探、或临诱惑、又或者喜乐洋溢都是祷告的平台。祷告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与生活紧紧联系。它无需高言大智、也无需任何的做作；祷告的人只要带着最真实的自我到他跟前，就可以在这些平台上与神相交！只有透过这样活生生的处境，将公义加上敬虔，将心中的祷告和手中的工作加以连接，我们才能脱离贫乏枯燥的祷告。换言之，祷告是实务性的，在生活的情景中，我们容许圣灵藉着生活内外的处境催逼我们去与生命的主宰联系。只有如此，我们的祷告才能多元化，不被某种模式锁定，不拘时空，无时无刻，全天候的进行“属灵呼吸”，而祈祷就能超越枯燥和履行宗教任务的枷锁，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健康享受祷告的基督徒。

卫斯理的祷告生活犹如一条汇集多个支流的大江，透过许多教会宝贵的资源：清教徒、莫拉维派、圣公宗、天主教等得以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操练，带来生命无比的满足。今日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其中的一个困境莫过于凭着个人的喜好和感受来断定祷告的“益处”。故此，祷告的生活在一个以个人情绪或习性，以及利益主导的情况下，不仅变得贫乏，更是成为重担。卫斯理也曾经提醒与他同游行的传道人每天都要读经祈祷，“无论喜欢与否”，“别无他法”，因为那不仅是关乎属灵生命贫乏的问题而已，而是关乎其存亡的严肃原因。⁵⁵

（3）祷文与即兴祷告：与上帝的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祷告的基础。没有亲密的关系，优美的祷文也会成为毫无生命的仪文；而琅琅上口的即兴祷告也成为空洞的声音。反之，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属灵关系，即或简短的即兴祈祷或是发自内心真诚诵读的祷文也带来生命！卫斯理编著了《北美卫理宗信徒的主日崇拜》与圣公宗的《公祷书》最大的不同乃在于前者提供了在公众崇拜时使用即兴祷告的可能性。Tucker 在其书中提及虽然美洲的信徒不在意在礼仪中使用祷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开放和自发性的祷告过于依赖印制的祷文。卫斯理所坚持的祷告本质还是我们今天必须坚持的：虔诚导向神的宝座、发自内心、广泛、清楚、实际但不装腔作势的，和简洁的。我们惊讶的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美洲卫理宗信徒开始争论要使用更现代化的祷文集，同时也有人倡导回归卫理宗传统的祷文。当时有许多教会持续在秩序单持续编印祷文，而会众渐渐熟悉阅读祷文，自发即兴的祷告的方式就逐渐变得不普遍。⁵⁶

⁵⁴ Diane Lerclerc, *Discovering Christian Holiness: The Heart of Wesleyan-Holiness Theology*, (Kansas City, MO: Beacon Hill Press, 2010), 241 – 244.

⁵⁵ John Telford, ed., *The Letters of the Rev. John Wesley* (1931; reprint, London: Epworth, 1960), 4:103.

⁵⁶ Tucker, *American Methodist Worship*, 33.

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处境中，据笔者本身的观察，卫理宗的信徒一般对即兴自发的祷告不会感到陌生。教会一般也在祷告会或其他的聚会，由领会或会众一起开声自发性的祷告。一般信徒反而对祷文无所适从，常常把这些祷文快速毫无感情的诵读。教会有需要在这方面教导，让信徒更能学习自发性、即兴的祈祷，也能在许多优美的祷文中与神相交，生命与神密契。

（3）**祷告生活是恩具**：如前所述，卫斯理坚信祷告是亲近上帝最崇高的途径。换言之，卫斯理看祷告或祷告的生活是途径或恩具。他在其讲章《恩典的途径》中把祷告列为制定的恩具（*Instituted Means of Grace*）。由此而知，祷告是工具，而祷告本身是没有法力的，上帝才是祷告的焦点和目的，是上帝施予恩典和垂听祈祷。当然祷告很自然的就包含人向神寻求赐福、恩膏、同在、医治、供应等。我们不否定祷告因此成为了不少人的目的，而不是上帝本身；为祷告而祷告，履行祷告的“义务”成为历代许多信徒生命进深的障碍和拦阻。

祷告的对象、焦点、目的地都是上帝，而且祷告也始于神，故人也在祷告中要学习倾听。倾听成为了人透过祷告表达对上帝的爱的回应。这也挑战人必须与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共鸣互应。在忙碌的生活中，人就常无法听见这个声音；这样的声音常不是号角的声音或雷轰的响声，而是“微小的声音”（王上 19: 12）。按此了解，祷告中的倾听（默观）更是把人指向上帝的实存，把自己的思想专注在上帝的同在。若然，基督徒的祷告就有别于其他信仰的冥想祈祷；它不能在思维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必须让思维充满上帝的话语。如此，祷告本身不只是恩典的途径，它也要求祷告者启动其他的恩典途径，包括“祷读”圣经。⁵⁷卫斯理约翰所敬仰的一位基督徒灵修神秘主义者 *Madame Guyon* 曾说：“祷读圣经是独特使用圣经的方式；它包括研读和祷告。”⁵⁸ 故此，祷告与圣经离不开，而祷读圣经表达了我们需要透过祷告，与我们性情对立的真理挣扎，让这些真理透过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查尔斯的 *Come, O Thou Traveller Unknown* 的圣诗正好表明了这一个操练（UMH 737, 1882）。祷告生活在这样的亮光和操练中带来了上帝源源不绝的恩典，使枯萎的心灵得以滋润，枯燥的祷告也变为有活力的沟通。

卫斯理一生持续不懈的祷告生活不只是一个个人退隐的操练。他也强调公祷——在基督徒的群体关系中进行。这又是启动了另一个恩典的途径——基督徒的交通

（*Christian Conferencing*）。当代的基督徒祷告很常被看为是个人的操练。它常被看为是一种“内室”隐秘的活动，那里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空间，只有祷告者和永恒者邂逅。这固然是事实，但祷告的另一个“外院”公开的一面却常不为人所重视。祷告生活不应该是孤军作战，“私营化”的一种属灵操练。卫斯理约翰一生的祷告生活挑战了当代信徒在私祷和公祷中取得平衡。他平衡的操练私祷和参与公祷的信念挑战我们在祷告中当启动向神和向人的两个面向：向神的层面原本就是祷告的本质，但向人的面向常常在祷告生活中被忽视了。人们往往对公祷不以为然，有者更不知如何参与教会公祷的生活和意义。在公祷中，我们被邀请进入信徒的团契中，与历世历代的众信徒，

⁵⁷ 研读圣经也是卫斯理所谓的制定的恩具。参阅卫斯理讲章《*The Means Of Grace*》。

⁵⁸ *Madame Jeanne-Marie Guyon, Experiencing the Depth of Christ, 7.*

一起在这被救赎和彼此相爱的团契中，向上帝献上永不停息的馨香之祭！借由祷告，信徒彼此分享担当、扶持激励、守望成长，也因此落实了真正教会的团契生活。

卫斯理看祷告也需与善工联系，不然，我们的祷告就失去意义了。他曾经讽刺性的提及“神圣与世隔离的人”（Holy Solitaries）是与福音不相称的，反而是一种‘神圣’的奸淫者！⁵⁹ 卫斯理带着雅各书的精神提到“若是在彼此相互抵触的情况下，怜悯之工必须给予优先考虑[过于敬虔之工]。‘在爱心全能的召唤’之下---当我们被呼召要去爱或减轻我们邻舍的悲痛或苦恼，即便是阅读、倾听、祷告，都要省略，或是延迟。”⁶⁰ 由卫斯理的说法，我们看见祷告的生命加深我们的爱心；而祷告生命就是爱的生命。爱召唤我们去行善，因为我们在祷告中回应上帝的爱，去爱上帝所爱的大地和他人。故此，祷告不只在善工之前、也渗透善工、也跟随善工。祷告催逼我们去行善，是上帝的爱藉着祷告催逼我们行善。因此善工不再是单单人为的“善”，无需上帝的作为。善工源于上帝，藉着我们成为管道和器皿，惠及人的生命；最终善工不是荣耀人，乃是还原于善工的源头---上帝。上帝配得在祷告中得着一切善工的荣耀！

简言之，卫斯理看祷告为恩具的了解拓展和丰富了我们祷告的神学和时间。祷告本身是恩具(或恩典的途径)，但祷告也启动了教会生活中其他的恩具，藉着操练许多卫斯理所谓的“祷告主题”，生命因顺服圣灵的工作而成为稳健和丰盛，进而活出真实的门徒生活。它把我们与上帝紧紧联系；同时，也把我们和其他信徒的团契不断引进新的相交层面，巩固和促进信徒社体。更实在的是，我们的祷告不论是私祷或公祷，都是集体的，因为我们都是藉着基督和在基督里祷告，都是他一个身体的成员。⁶¹ 祷告成为了多重声音的交响曲，一代接一代，成为永不停歇的馨香之祭！

(5) 更新的祷告神学：卫斯理在《基督徒完全的简洁论述》中以修辞夸张方式提及上帝“不做何事，只是垂听祷告...”。⁶² 他在这篇讲章中论及称义和成圣。在这样的意境中，卫斯理显然看上帝持续在被基督救赎之人的心灵中，藉着祷告重建人的心灵，修复人所拥有的上帝的形象。基督的救赎带来了人性（形象）新创造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可能性只有当人接纳和参与上帝的恩典才成。祷告成为了参与上帝在基督里极为创意恩典的途径；它是向着上帝活跃敞开的积极回应。

Suchocki 指出若祷告是人向神的敞开，则祷告也成为邀请人祷告的上帝向人的一个敞开。⁶³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藉着成圣之恩，定意要重建和塑造我们的被救赎的生命，而祷告成为了上帝邀请我们参与他新创造的步伐。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爱的新创造（重建和塑造）留下了我们顺服、交托、委身的足迹。祷告开启了我们与上帝旨意一致的那一扇窗，参与了这爱的新创造，也就是参与了他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邀请我们不是成为这新创造的观察者；因为当我们在祷告中把我们生命诸多的破碎、疑惑、挣扎、忧伤、自我、喜乐等都带到上帝爱的新创造中，我们成为了分享参与者，而非一个冷漠观看上帝作为的旁观者。故此藉着祷告，我们实实在在是参与在上帝的恩典中---成

⁵⁹ Jackson, Works 14:321.

⁶⁰ Sermon 92 II.9 "On Zeal," *Bicentennial Works*, III: 314.

⁶¹ Marjorie Suchocki, "The Perfection of Prayer," Randy L Maddox, ed. *Rethinking Wesley's Theology For Contemporary Methodism* (Nashville, TN: Kingswood Book, 1998), 56.

⁶²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Q.38, Jackson, Works 11: 435.

⁶³ Marjorie Suchocki, op. cit., 50.

圣的恩典。卫斯理约翰看归信或成圣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他的爱中，邀请我们藉着祷告成为上帝在基督耶稣和圣灵恩典作为（即救恩和成圣）的同工。藉着恩典，我们成为恩典中的伙伴！

同样的，在为他人代祷中，我们不只是自己向上帝的爱和旨意联系和敞开，对他们的爱也加增了，因为我们接通了上帝的爱。在祷告中，我们向上帝敞开，而上帝也向我们敞开；而在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时，我们也向他们来敞开。甚至在我们为上帝的创造界和那些与上帝敌对、盲目、冷漠、黑暗、贫苦、贪腐的权势代祷，我们也是将这些抗拒上帝恩典的人事与上帝创造转化的恩典接轨。我们知道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我们无法知道上帝如何使用我们的祷告。如果信徒不祷告，我们就是拒绝了上帝恩典的邀请，也拒绝了上帝要在我们、他人和整个被造界的新创造。

总结：

卫斯理的多元丰富的背景塑造了他对祷告的了解和活出活泼有力的祷告生活。他从许多的人、地点、和概念支取他祷告的了解和实践。这些人和事件都深深扎根在扎实的属灵生命和个人的敬虔中。有不少的影响是远自十七世纪的教会灵修传统。这些都影响卫斯理发展他个人对祷告的诠释和落实。这样的祷告生活非因为他履行宗教责任，而是因为他对上帝单纯的爱和信靠，启动了他克己操练祷告的生活，而且在生命的种种平台或季节中，坚持一生没有偏离。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祷告生活为他一生服事加添心力和果效。

我们也了解他一生的祷告生活随着他的服事而有所改变。早年他所强调的祷文显明他对祷告神学的理解，藉着他细心使用神学的字眼足见一番。最终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所编辑的《北美卫理宗主日崇拜礼仪》让我们看见他所注重的是牧养的需要。他以牧养为主导，把最基要的基督信仰表达于其中。

卫斯理的祷告生活带给我们当代祷告生活一股清流，为我们祷告生活带来新动力。他的祷文表达了他对平信徒教导的神学；而他的祷告生活也彰显了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当有的灵性生活。如卫斯理本身所言：“上帝命令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是基于我们必须要有他的恩典来维系在我们心中上帝所给予的生命，因为没有一刻我们可以无需借助这个恩典，正如身体无法没有空气一般。但我们除了他的爱以外，没有让任何其他的东西成为我们爱的目标；我们或是思考、或是 宣讲上帝，或是我们行动，又或者我们为他受苦，这都是祷告了。当基督徒在简朴中按上帝的命令而行，没有以自己的选择去加添或减少他的心意，那么基督徒所行的，或吃或睡觉，都成为了祷告。”⁶⁴ 当我们如此实践祷告的生活时，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都成为了“圣所”，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你我被救赎的生命成为了献给上帝永不停歇的馨香之祭！

⁶⁴ <http://gbgm-umc.org/umw/wesley/prayer.stm> (accessed 5/4/2014) From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as believed and taught by the Reverend Mr. John Wesley, from the year 1725, to the year 1777.* (也参阅本文第四页)

参考书目

- 福莱德瑞克著，李清义等译。《与卫斯理神交》。台北：传神福音出版，1998。
哈伯著，方蔚芸译。《卫斯理教你怎样蒙恩》。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文字事工委员会，1995。
卫斯理约翰著，许必瑞译，《卫斯理约翰的日记》（简体版）。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资讯与出版部，2004。
约伯鲁本著，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资讯部，2008。
Frederick C. Gill 著，邱和平译，主啊，倾听（John Wesley's Prayer）。砂劳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劳越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2012。

- Baker, Frank *John Wesley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Epworth Press, 1970.
Bennett, Arthur. ed., *The Valley of Vision: A Collection of Puritan Prayers and Devotions*.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02.
Bishop, John. *Methodist Worship in Relation to Free Church Worship*. Scholars Studies Press, 1975.
Brockway, Robert W. *A Wonderful Work of God: Puritanism and the Great Awakening*.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3.
Collins, Kenneth *John Wesley, A Theological Journey*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3.
Harper, Steve. *Devotional Life in the Wesleyan Tradition: A Workbook*. Nashville, TN: Upper Room Books, 1995.
Heitzenrater, Richard P. *Wesley and 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95.
Israel, Martin and Broadbent, Neil. *The Devout Life: William Law's Understanding of Divine Love*.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Job, Reuben P. *A Wesleyan Spiritual Reader*.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98.
Lerclerc, Diane. *Discovering Christian Holiness: The Heart of Wesleyan-Holiness Theology*. Kansas City, MO: Beacon Hill Press, 2010.
Leclerc, Diane & Maddix, Mark A. *Spiritual Formation: A Wesleyan Paradigm*. Kansas City, MO: Beacon Hill Press, 2011.
Maddox, Randy L. ed. *Rethinking Wesley's Theology For Contemporary Methodism*. Nashville, TN: Kingswood Book, 1998.
Monk, Robert C. *John Wesley, His Puritan Heritage*. London: Scarecrow Press, 1999.
Newton, John A. *Susana Wesley and the Puritan Tradition in Methodism* (Second Edition). London: Epworth Press, 2002.
Tucker, Karen B. *Westerfield. American Methodist Wo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Unknown, *How To Pray: The Best of John Wesley on Prayer*. Uhrichsville, OH: Barbour Publishing, Inc., 2007.
Watson, Philip S. *The Message of the Wesleys: A reader of instruction and devotion*. London: Epworth Press, 1965.
Williams III, John Robert. *John Wesley's Doctrine of Prayer*, Unpublished 2007 M. Th. Thesis of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Portland, Oregon: Theological Research Exchange Network, 2014.

卫斯理的著作

- Jackson, Thomas. ed.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Kingham, Kenneth Cain. *John Wesley O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Standard Sermons in Modern English*, Vol. II.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2.
Telford, John. ed. *The Letters of the Rev. John Wesley* 1931; reprint, London: Epworth, 1960.
The Bicentennial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Editor in Chief, Frank Baker. Nashville, TN: Abingdon, 1984ff. Abbreviation: *Bicentennial Works*.

其他

- John Drury, "John Wesley and the Shaping of Liturgical Time",
<http://www.drurywriting.com/john/Wesley%20and%20Time.htm> (Accessed 8/4/2014)

From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as believed and taught by the Reverend Mr. John Wesley, from the year 1725, to the year 1777. <http://gbgm-umc.org/umw/wesley/prayer.stm> (accessed 5/4/2014)